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

明 賀復徵 編

疏三十四 別體

議答北匈奴疏 漢班彪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失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又遠敺牛馬與

漢合市重遣名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强以相欺誕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絶北覊縻之義禮無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荅之辭令必有適今立豪草并上曰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脩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郅支自相讐隙並蒙孝宣皇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

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絶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携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埽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脩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摠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効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脩和親款

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内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裘今齎雜繒五百疋弓鞬韇丸一矢四發遣遺單于又賜獻馬左國都侯右谷蠡王雜繒各四百疋斬馬劒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竽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竽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劒故未以齎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用遣驛以聞

特薦輔臣以贊聖治疏　明呂坤

訪得原任大學士王家屏兩間正氣崢崢一段忠心藹藹立朝大節當與日月爭光輔世弘猷可使乾坤交泰一自乞身之後不忘憂國之心臣以為軒轅六相虞帝五人貳公弘化之地尚未盈員一德咸有之臣豈宜在野至其去國心迹臣請得而備言之先是皇長子當册之際係皇上欽定之年科臣仰遵成命及時請行皇上偶震天威盡加斥逐中外臣民皆有廢長立少之疑惟

時家屏亦以為疑而臣獨不疑也臣寄家屏書曰無激
皇上皇上聖明廢長立少斷斷乎其不為也其可信者
有十天生萬物皆先長而後幼譬之於樹中枝其嫡子
旁枝其庶子也中枝未樹不可無中心將扶高大之老
枝乎抑扶續發之新枝乎皇上觀於萬物之理熟矣其
必不廢長也一自有國以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三代
明王未之有改也改三代明王繼立之常經於理為悖
皇上考於哲王之事熟矣其必不廢長也二高皇帝大

建藩封懿文太子長子也次秦王次晉王次成祖燕王
燕王齒居第四懿文殂高皇帝欲立燕王學士劉三吾
諫曰欲立燕王當置秦晉於何地太祖無以為辭遂止
夫以成祖聖明遠過秦晉而高皇帝創業得以自專竟
不敢違歷代帝王立長之義皇上孝先法祖乃敢違高
皇帝之成法予其必不廢長也三昔周景王欲廢庶長
子猛而立庶幼子朝致有毛伯之難魯惠公廢長庶子
息而立庶幼子允致有子翬之變魯莊公廢庶長子開

而立庶幼子班致有圉人犖卜齮之禍齊桓公廢庶長子無虧而立庶幼子昭致五公子相殺而啓十年諸侯之釁晉獻公惡庶長子重耳而立庶幼子卓子致二十年干戈之患衛莊公惡庶長子完而寵庶幼子州吁致有亡人宰醜之及春秋以來不可勝數皇上博觀前言往行何肯樂禍貪災其必不廢長也四人君紀綱名分與海内臣民共之親郡王將軍中尉等宗室公侯伯指揮千百戶等官天下奚啻數十萬非立嫡則立長畀幼

不得奸焉此國家定制也皇上廢長立幼親郡王以下皆欲廢長立幼封韃䟽上該部議覆從之則天下相爭無已時不從則天子作法為口實皇上者天下王侯之式樣也式樣一差四海效尤朝廷何以禁之其必不廢長也五昔宋太宗立真宗為太子謁廟還宫都下軍民數十萬踴躍歡呼皇長子者天下臣民所仰望者也萬一棄而不立無論天下兆民互生異議即滿京文武百官數十萬大小軍民未必肯服皇上知中外人心久矣

其必不廢長也六無論中外人心即兩宮聖母欲立長乎立少乎九廟神靈欲立長乎立少乎皇上以孝治天下而傷聖母之心拂列祖之意其何以視萬方皇上何等聖明而肯為此哉其必不廢長也七坤闈道路之言皇上每見長子聰明便生歡喜國有長君乃社稷蒼生之福生而明睿又國家永命之基皇上有幾子寧不知其孰壯孰弱孰賢孰否乎其必不廢長也八皇貴妃每勸立長雖古賢妃何以加焉此皆明於天命察於人心

洞觀禍福之機熟知安危之計者如此忠言皇上豈有不從之理乎其必不廢長也九皇上言極堅定事不更張坤歷官中外二十年未嘗聞聖主失一言之信數年以來立長綸音無慮數十下矣載之史書刋之邸報兩京十三省九夷八蠻千萬億兆人民莫不耳聞目覩而一旦更之後有詔書其誰敢信夫使臣民不信朝廷非社稷無疆之福其必不廢長也十葢皇上至誠真實之心不信於臣下已自難堪而科道忠直懇切之語又激

於宸衷安得不怒雷霆震擊斥逐言官而天地仁慈久
當寛宥坤何以知之昔者朱鴻謨趙世卿等以忠直得
罪矣皇上今已顯用顧憲成黄道瞻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曽乾亨董基譚希思等以忠直得罪矣
皇上今已顯用聖主堯舜之心乾坤之度何嘗以一言
一事深罪言官竟成棄擲哉古人云明主愛惜人才自
為社稷計皇上不輕社稷何肯不愛仁賢徐俟天顔自
霽耳大抵臣子之於君父迫切戇直徒足以甚其嚴威

委曲和平乃所以成其盛德閤下大臣聖主所重倚積
誠感動自無不回之天惟無激幸甚彼復書曰家屏侍
皇上左右積有歲年知皇上深皇上聖天子也家屏何
敢疑其立少惟是皇長子春秋向盛及今不早教諭何
繇端蒙養之功諸諫官進勸甚忠乃令貶謫過嚴誠恐
傷虛受之量家屏忝列輔臣既不能匡救聖明又不能
保全忠直義當引退若過激之罪家屏不敢辭倘聖恩
浩蕩薄譴而賜之還家屏不敢一日忘内省其何敢一

日忘聖恩臣與家屏往復之言如此臣是以知家屏忠貞天植獻納成聖主之明禮義自閑進退得大臣之體伏惟皇上持起丘園列之殿閣俾與二三輔臣同心佐政太平事業指日可興矣

思鄉疏　陳沈炯　續選

臣聞橋山雖掩鼎湖之竈可祠有魯遂荒大庭之跡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横中流於河汾指栢梁

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與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盌遂出人間陵雲故基與原田而膴膴別風餘跡帶陵阜而芒芒覊旅縲臣豈不落淚昔承明見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反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望徽福但雀臺之弔空愴魏君雍丘之祠未光夏后瞻仰煙霞伏增悽戀

公議自存私書當毀疏 明倪元璐

臣觀挺擊紅丸移宫之三議鬨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之

一書成於逆豎其議不可不兼行而其書不當不速毀請詳其説葢當事起議興盈庭互訟主梃擊者力護東宫爭梃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宫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宫者持平於事後六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以為忠悃則皆忠悃以為明見則為明見總在逆璫未用之先羣小未升之日雖甚水火不害塤箎此一局也既而楊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户之説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

羣小求富貴則又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猶夫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於是崔魏兩奸乃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繇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共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為金石不刋之論者誠未深思若夫翻即紛嚣攻亦多事如臣所見惟有毁之

而已夫以閹豎之權而屈役史臣之筆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為例假竊誣妄當毀三又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詈當毀四故臣謂此書至今日不毀必有受其累

者累則必非主三案者之累而爭三案者之累抑又纂脩三案者之累也何也爭三案諸臣其品原分三等下者如崔呈秀劉志選李春曄等之附和希寵不足問矣最上莫如黃克纘賈繼春王業浩高弘圖劉廷宣等始則特立而不為茍同既則矯挺而著其危節本末炳然雖有忮者莫或能加之也然而管華之席未割老韓之傳同編在數臣高明之觀豈不引為坐塗之辱若其次焉者雖非盡有撐持要亦原無濡染而特以史氏抑揚

之過保不為後人翻駁之端至於纂修諸臣之在當日則更有難焉者丹鉛未下斧鑊先懸姜逢元閣筆一歎朝聞夕逐矣楊世芳吳士元余煌等備竭調維其於忤璫諸疏有匿其全文者有删其已甚者時傳書成而獄又起則有寧加醜詆之詞而决不肯下一不道無將等字面以傅會爰書者凡此若心亦多方矣而事在見聞之外未易可明彈章一加萬節俱喪諸若此者皆臣之所謂累也累之不已元氣又必大傷當今正氣日伸方

隅漸化自應進其平飲沃以溫湯倘復剋伐不休正恐清寧無日然而逆璫之遺蹟一日不湮則公正之憤心千年不釋也伏願皇上勅下該部立將三朝要典鋟成書版盡行毀焚仍命閣臣擇期開館纂修天啓七年實録而又命纂修詞臣捐化成心編摹信史凡關三案之事必執兩端之中而又命三案中賜環諸臣各以聖明御極為再生之年勿以恩怨橫胷理前身之業至於一切妖言市語如舊傳點將之謠新騰選佛之說毋許妄

形奏牘橫起風波則廓然蕩平偕於大道矣臣向以是非之心言是非令以史臣言史統關大計伏惟聖斷施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二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李世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一

明 賀復徵 編

奏一

劉勰曰奏者進也言敷於下情達於上也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强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

廢昌邑王奏 漢霍光

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一海内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為本孝昭皇帝早棄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内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為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内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内敖戲

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為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一宗廟樂人輦道牟首鼓吹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閤室中祀已與從官飲啗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弄彘鬬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

泄言要斬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黄綬以幷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黄旄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劒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關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内以為常獨夜設九賓温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内侯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嗣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

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嘉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更變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雋舍臣德臣虞舍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為漢太祖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為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

事毋春秋曰天王出居於鄭繇不孝出之絶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

條國家便宜奏 魏相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

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覩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餧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寃獄冠盖交道省諸用寛租賦弛山澤陂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元鼎三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饑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捄乃得蒙更生今歳不登穀暴騰湧臨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惟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内

明堂月令奏 魏相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南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

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慎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蔴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病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奸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聖賢

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
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
樂宫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
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
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
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
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
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

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上屯田奏一　趙充國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

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氷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畮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趙充國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草稠草也）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朞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眎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

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幵小幵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趙充國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幵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産畔還者不絶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埶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與譙同謂高樓望敵校聯不絶便兵弩飭鬬具𤎅火

幸通埶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

雖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絶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内自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徭役復更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赡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甞曰得亡效五年宜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

出塞引軍逺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寛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熟計愚臣伏計熟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請勑長吏奏　張敞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縣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

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鶡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鶡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聞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微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湯

懐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蚤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敗誅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竊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羣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揺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

善禁奸僞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僞教敢挾詐僞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

上星孛等奏　劉向

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亦言湯以桀為戒也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

陛下留神察焉謹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襄公尤數率三歳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寧孝景帝尤數率三歳一月而一食臣向嘗數言日當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歳間而八食率二歳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異有大小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昔孔子對魯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攝提失方孟陬亡紀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

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太白經天而行亡雲而雷枉矢夜光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埜禽戲廷都門内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漢之入秦五星聚於東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

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也章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寛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狠狠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宫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紀故易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

復置御史大夫奏　朱博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歴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

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為百寮率

復刺史奏 朱博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

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闕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

收還武庫兵罷奏　毋將隆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供養勞賜一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

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乃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錄功臣後奏 杜業

昔唐以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共已之

治湯法三聖殷氏太平周封八百重譯來賀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安立亡國至於不及下車德念深矣成王察牧野之克顧羣后之勤知其恩結於民心功光於王府也故追述先父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宇愛敬飭盡命賜備厚大孝之隆於是為至及其沒也世主歎其功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況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子繼弟及歷載不墮豈亡刑辟繇祖之竭力故支庶賴焉迹漢功臣亦皆

剖符世爵受山河之誓存以著其號亡以顯其魂賞亦不細矣百餘年間而襲封者盡或絕失姓或乏無主朽骨孤於墓苗裔流於道生為愍隸死為轉尸以往況今甚可悲傷聖朝憐憫詔求其後四方忻忻靡不歸心出入數年而不省察恐議者不思大義設言虛亡則厚德掩息遴柬布章非所以視化勸後也三人為衆雖難盡繼宜從尤功

治河奏 賈讓

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埶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𤰞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寛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𤰞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

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蕩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河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往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黄界中有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

守以賦民今民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

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埶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工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干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

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埶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

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為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年適至隄足繇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卬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為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

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濕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為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隰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為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

無已數逢其害此寂下策也

論曹爽罪奏　魏司馬懿

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臣言二祖亦屬臣以後事為念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黄門令董箕等才人侍疾者皆所聞知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敗亂國典内則僭擬外專威權破壞諸營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歷世舊人皆復斥出

欲置新人以樹私計根據盤牙縱恣日甚外既如此又以黄門張當為都監專共交關看察至尊候伺神器離間二宫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但為寄坐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敢忘往言昔趙高極意秦氏以滅吕霍早斷漢祚永世此乃陛下之大鑒臣授命之時也太尉臣濟尚書令臣孚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宫皇太后令勑臣如奏施行臣輒勑主者及

黄門令罷爽義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臨亡辨鄧誕寃遺奏　吳邵疇

疇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厠身本郡踰越儕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令妖訛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噂喈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詠不足有慮天下重罷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

疾不彰之翰筆鎮躁歸靜使之自思愚心勤勤毋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黙以見從此之為愆實由於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一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奏二

上律令注解奏　晉杜預

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措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審名

分者必忍小理古之刑書銘之鐘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執名利以審趣舍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

為裴楷請奏　王渾

楷受先帝拔擢之恩復蒙陛下寵遇誠竭節之秋也然楷性不競於物昔為常侍求出為河內太守後為侍中復求出為河南尹與楊駿不平求為衛尉及轉東宮班

在時類之下安於淡退有識有以見其心也楷令委頊

臣深憂之光祿勳鈇以為可用令張華在中書王戎在

尚書足舉其契無為復令楷入名臣不多當見將養勿

違其志要其遠濟之益

諫天后不宜稱帝奏　唐沈旣濟

天皇后進以彊有退非德讓史臣進書當稱為太后不

宜曰上中宗雖降居藩邸而體元繼代本吾君也宜稱

皇帝不宜曰廬陵王睿宗在景龍前天命未集假臨大

寳於誼無名宜曰相王未容曰帝且則天改周正朔立七廟天命革矣今以周厠唐列為帝紀考於禮經是謂亂名中宗嗣位在太后前而敘年製紀反居其下方之躋僖公是謂不智昔漢高后稱制獨有王諸吕為負漢約無遷鼎革命事時孝惠已没子非劉氏不紀吕后尚誰與哉議者猶謂不可况中宗以始年即位季年復祚雖尊名中奪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表年何所拘闕而列為二紀魯昭公之出春秋歳書其居曰公在乾侯君

在雖失位不敢廢也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孝和在所以統之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太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矣夫正名所以尊王室書法所以觀後嗣且太后遺制自去帝號及孝和上謚開元册命而后之名不易今祔陵配廟皆以后禮而獨承統於帝是有司不時正失先旨若后姓氏名諱才藝智畧崩葬日月宜入皇后傳題其篇曰則天順聖武皇后云

論失維州奏　李德裕

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嘆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於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為郅支報讐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

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此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旰昃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畧河湟須以此城為始晝鋭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礧石莫

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刼臣
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
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偽其
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
歸臣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况
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虛語諸羌久苦蕃
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信牒
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

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吐蕃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

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於竹畚及將就路寃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已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於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降人絕忠款之路快凶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怛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

迎春奏

孫樵

黑帝歷窮帝命青帝嗣其公以其無私皇帝備牲牢鼓鍾迎饗於郊東䑕臣樵寓疏太常上奏曰天有四時陛下實行之是天乘陛下政令明昏而為燠寒也青帝何功而饗乎穹空春之日陛下廪以時出帛以時卹則蘖芽笴拔勾萌畢達矣夏之日陛下農事無所奪山麓無所伐則草木壯茁國無夭札矣秋之日陛下獄無曲汎畋無圍殺則霜露不失節萬物固結矣冬之日陛下地氣不

掘洩室屋不徹發則豐隆不敢繫越百蟄塞穴矣聖人之時日南無驕陽啓蟄無繁霜斗北無伏陰火西無滯霖淫昏之世反膏而波春行秋令大水發民廬舍反氷而花冬行夏令能李花雹傷螟螣夏行冬令則雨雹時則蝗飛蔽天旱赤雨血秋行夏令則雨血時則赤旱千里是陛下政令出乎修明則寒暑運行政令出乎淫昏則災祥屢臻其可忽乎臣又聞陛下與人為春得草慘作和起枿生華喜滿其家沃穋歡咳如煖景時開樹色烟光覺葱蘢芳蒼陛下與人為秋得愁刮人魄風日

冷白慄慄蕭索覺庭槐枯落陛下與人為夏得變絺成襦嘘燼作爐駒驅輒結雜遝噎楔門如三伏熱陛下與人為冬得舉皆不見日凍薄人骨間間慼慼燈青火白門無蹄轍迹顧陛下左右皆春天下病悴者衆也陛下肘腋皆熱中國病凍者衆也豈陛下用心有頗焉陛下苟能平其心雖澤不周惠不均天下無恨言不然天將視陛下心而燠寒也

復佛寺奏

孫樵

賊臣樵上言臣以為殘蠹於理者羣髠寂大且十口之家男力而耕女力而桑卒歲其衣食僅自給也棟宇僅自完也若羣髠者所飽必稻粱所衣必綿縠居則邃宇出則肥馬是則中户不十不足以活一髠武皇帝元年籍天下羣髠凡十七萬夫以十家給一髠是編一民百七十萬困於羣髠矣武皇帝一日髮天下髠悉歸平民是時一百七十萬家之心咸知生地陛下自即位以來詔管廢寺以復羣髠自元年正月即位以來洎今年五

月斤斧之聲不絶天下而工未已訊聞陛下即復之不休臣恐數年之間天下十七萬兵如故矣臣以為武皇帝即不能除羣兵陛下尚宜勉思而去之以甦疲民彼將興於已廢乎請以開元之事明之開元之年大駕還自東封從以千官之衆六軍之士三日留於陳留民猶有餘力令陛下即能東封道次給一食則民力殫矣何開元之民力有餘而陛下之民力不足耶開元之間率户出兵籍而為伍春夏縱之家以力耕稼秋冬聚之將

以戒武事如屯則兵未始廢於農農未嘗奪於兵故開元之民力有餘也今天下常兵不下百萬皆衣食於平民歲度費率中户五僅能活一兵如此則編户不五百萬不足以給之故陛下之民力不足也今陛下以力不足之民而欲重困於羣臣將何以踵開元太平事耶貞觀以還開元户口寖為殷繁不能逾九百萬即令有問於户部其能如開元乎借如陛下以五百萬給天下之兵今欲又以一百七十萬給於羣臣是六百七十萬無

羨賦矣即令户口不下於開元其餘止二百萬而國家萬故畢出其間陛下孰與其足耶即是鹽鐵不可除而榷筦加算矣天下之民得不重困乎日者陛下嘗欲營國東門諫議大夫入爭於前一言未及終陛下非徒輟其工而又賜帛以優之今所復寺宇豈特國門之爭乎叢徒嘯工豈特國門之使乎寧諫議大夫不以言而陛下不以聽耶陛下則不能復廢之臣願陛下已復之既止而勿復加已營之寺止而勿復修庶幾天下之民尚

可活也今天下寧不可去者兵也尚為陛下思去兵之術究開元太平事蕆巽日為陛下言之況去無用之駝耶臣昧死以言

建炎元年奏　宋宗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為念乃以敵人誕謾為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曾教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賈勇

思敵所慎之人士大夫不以為狂則以為妄因循苟且以致敵人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敵人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卒以斂迹逃避曲辱不恥為智為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冦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敵人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

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寇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夏敵人猖獗大臣柔邪詭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畧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鷙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鄆嘗親聞見張邦昌耿南仲輩所為也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議者竄之嶺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旦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日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恥激厲卒伍勸率義士俾思勦絶以正華夏

不意陛下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
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
非逐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憑信姦邪與奸臣
為他日之畫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
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陜右七路
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奸臣遣姦狡小
醜假作使偽楚為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見如是因納
諫狀與留守范納乞收彼國奉使之人置之牢狴奏取

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懐寃之心俾肯力戰仰賛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别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為於敵人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訏謨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鑾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姦邪之臣尚狃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樸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

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為狂願盡賜褫削臣死之日當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顒昂法座無由再望於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於宸扆

六疏外密奏　明王錫爵

臣惟古稱報恩有生銜環死結草者乃臣今日所蒙環不勝銜草不勝結矣惟是旦暮危喘死生永訣懐有野

人芹曝之獻若不及今少效萬一竊恐䰟魄私恨永無瞑目之期記得同官于慎行尚書馮琦皆於奄忽之中進危明之論而臣腔血未冷忍遂愸然凡今言時政者皆云稅差未撤章疏久留九卿科道之不補建言罪廢之不召以為家關理亂而臣則謂此皆廷臣及臣等之所巳言皇上所再三許以罷革許以發行者也羣臣所候者皇上之旨也皇上自有旨而自發之復以誰候哉伏讀聖諭有邊疆多事朕躬日夜焦勞等語顧臣竊謂

今日所憂乃不在邊疆而在朝廷不在寇亂而在人心人心之離又不在一時而在平日年復一年苟幸無事則可相安於忘言而今滇南遼左絡繹告變臣近鄉湖直一帶且大荒大亂不成地方矣感天動人更無他事惟望即將年來累下之旨早踐而力行之救災在此救亂亦在此臣姑不暇遠引且以近事驗之如一冊立也王家屏請之未行也而人競以為忠至於一旦舉行而舉朝頌大聖人之作為無敢有一人分功者豈非不行

則善歸於臣行則善歸於君乎一建言也在艾穆等人爭言其短而鄒元標等人爭言其長豈非用之則名在上而不用則名在下乎一稅使也陳奉之惡過於楊榮楚人之怨深於滇南而奉身與楚俱完榮身與滇俱斃豈非早則權在朝廷而遲則權在亂民乎一行取也昔時三年一取何以帖然今八九年一取何以反譁豈非早則公論定於上遲則私議淆於下乎此皆可反推而得不待臣言者以皇上神明天縱從前一二大事何嘗

終泥不行然必至於望者倦言者厭紀綱壊盡怨讟
盡皇上費幾多嗔怒又代大臣費幾多辯白至於不得
已而後行此如膏雨久屯黍苗先槁霜雪後時螟螣已
生其中擾亂基禍有不可勝言者矣而皇上且見以為
緩而無害也遂至於無所不緩適有傳户部告急疏者
倉無數萬之儲軍無半年之餉二百年來未有此極窘
極急之時而東南水災又告矣太倉又將闕一歲之儲
邊軍又將闕數年之餉矣中外洶洶朝不圖夕有如倭

寇乘虛邊腹盡亂能令户兵二部空手應敵乎内帑之儲能終扃而不發即發亦能濟於事乎嘗讀史至唐德宗以累年瓊林大盈之儲不能償糲食菜餅之怨是可見聚財不如散財而散財早則錙銖當丘山之用散財遲則丘山不能當錙銖之用臣前所言遲早緩急之說即此亦是吃緊事也又臣每見近來朝廷庶政叢脞總繇皇上疑外臣之多懷二心如近日南北黨議及行取之紛紛是也然疑其人則當顯究其人之是非不當為

人而并疑其事疑其事則當直窮其事之得失不當為一事而旁及於事事夫聖明在上至於事事可疑而天下乃無一事可為者然則錢糧之進妝武官之遷除内臣之奏訐獨何為朝發而夕下若斯之急也人雖堯舜誰能無過要以亟斷亟行縱有瑕疵終不為失日月暫時之食而稽留不決縱萬全萬當常為風雨如晦之時祖宗德澤不可長恃宗廟神靈不可長保惟皇上思之思之慎之慎之臣今已矣祇此矇瞍迂論萬里可以當

面談寸絲可以補衮闕而尚有發揮未盡者前已附之首疏密揭中皇上倘一并檢納亟賜施行政可不須見臣之面而臣亦可少抒戀闕之懷巳緣奉聖躬焦勞之諭且適當此燃眉眉火之時憂不得不深言不得不直蓋亦股肱一體之誼當然而萬諱不敢避萬譴不敢逃者也古記有之鳥之將死其鳴哀人之將死其言善所望皇上以死憐臣就以此疏當臣遺表臣不勝哀鳴涕哽之至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章一

劉勰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於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

徐師曾曰古人言事皆稱上書漢定禮儀乃有四品

其一曰章用以謝恩及考後漢論諫慶賀間亦稱章

豈其流之寖廣歟自唐而後此制遂亡

上災異章　漢郎顗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災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修德使

正璣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内傳曰凡災異所生各以其

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昃之聽温三省

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俗奢佚淺恩薄義夫

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

禮遵約葢惟上興革文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涵其本者末濁天地之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以來園陵數災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君子不思遵利兹謂無澤厥災孽火燒其宮又曰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災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官府多所構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宮盡力致美又魯人

為長府閲予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
修事可省減稟䘏貧人賑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
也仁之本也儉之要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
降福者哉土者地祇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
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内傳曰久陰不雨亂氣
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
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也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
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氷既解釋

還復凝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
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令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
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
行罰臣伏案飛候叅察衆政以為立夏之後當有震裂
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輿鬼環繞軒
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
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
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

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狂位競託髙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

伏鑕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誣李固章　　梁冀

臣聞君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見堯於羹斯所謂聿追來孝不失臣子之節者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至於表舉薦達例皆門徒及所辟召靡非先舊或富室財賂或子婿婚屬其列在官諜者凡四十九人又廣選貫𦨖以補令史募求好馬

臨窓呈試出入踰侈輜軿曜日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冶步曽無慘怛傷痛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制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臣聞台輔之位實和陰陽璇璣不平寇賊姦軌則責在太尉固受任之後東南跋扈兩州數郡千里蕭條兆人傷損大化陵遲而詆疵先主苟肆狂狷存無廷争之忠沒有誹謗之説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毁君固之過釁事合

誄辟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三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章二

封二子為公謝恩章 魏曹植

詔書封臣息男苗為髙陽鄉公志為穆鄉公臣伏自惟文無升堂廟勝之功武無推鋒接刃之効天時運幸得生貴門遇以親戚少荷光寵竊位列侯榮耀當世顧影

懋形流汗反側洪恩罔極雲雨增加既榮本榦枝葉并蒙茵志小豎既頑且稚猥荷列爵並佩金紫施崇所加惠及父子

為蕭領軍拜侍中刺史章　梁江淹

上書皇帝陛下即日詔書以臣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等持節都督如故峻命在庭光冊充軒虹縣聳服朱轙佇葢黃對以慺心影若傾中謝臣功之至道不足以題象魏績非振民無可以書廟

閣半漏未晏中鍾而驚實忌微庸起乘盛服竊疑國寵頓萃未躬今寰海順典瓊都咸光調御維新鎔製就始良宜整變憲經銓明典緯九河式耀三辰載晰不晤陛下皇靈曲湓大賚斯降而鴻賞之行逦於臣始非所以騰振遥風激昂品流輿人之誦具聞其黷頻露慊祈未叨鑿順令使虔禮青軒謹躬丹墀憂符怵悚懇屬兼軫不任屏營之情

爲蕭拜太尉揚州牧章　江淹

玄文既降雕牒增輝禮謁前英寵華昔典仰震威容俯懟陋識心魂戰慄若殞若殯臣景能驗才無假外鏡撰己練志久惻内淮故讓不飾迹辭非謙矩寸亮尺素頻觸瑶續丹情實理備塵珠冤而神居寂阻九重嚴絶徒懷漢臣伏闕之誠曽無魯人迴日之感所以迴懼鴻威後奔殊令者也既而永鑒隆魏緬思宏晉國之大政在功與位故治民紐亂不處輿臺之下去勲捨德寧班衮司之上咸以休對性業裁成罷靈詎有移風變範尅櫂

倫序者乎臣績不炤朝忠豈宜國名爵赫曦僶俛優忝

陛下久超異禮之榮越次殊常之秩雖寢寐矜戰曲垂

哀亮而璽冊沖正愈賜砥礪今便肅順天誥恭聞膚典

審躬酌私必扳危撓將恐民俗由此方擾軌訓以之交

蕪臣豈不勉智罄忠未知所以報奉淵聖輸感霄極取

諸微躬長為慙荷

為安陸王謝荆州章　沈約

臣托景宸匬早延休寵身班帝穆爵首藩主好禮慙河

敦詩愧楚懸旆出關徒違絳闕擬金入濟識謝戎麾而照臨彌廣復叨匪服紀南形勝任總上游西緯岷昂北維峭陜六轡在手猶或稱難羣牧稟威兹道孰易是以攄情陸白布欵幄無霄途嚴遠事隔披照腆冒斯言脣此謬荷祇奉兢懼罔知攸記

為陳六宮謝章　陳江總

鷫篇晨起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飄霧縠媿纏艷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臨窻妾聞

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雨窈窕初日聲高一笑價起兩環乃可桂殿迎春蘭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假蔡琰之文寧披悚戴

文章辨體彙選卷一百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五至七

詳校官中書臣張經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許立塈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五

明　賀復徵　編

表一　以下俱古體

吳訥曰按韻書表明也標也標著事緒使之明白以告乎上也三代以前謂之敷奏秦改爲表漢因之竊嘗考之漢晉皆尚散文蓋用陳達情事若孔明前後出師令伯陳情之類是也唐宋以後多尚四六其用

則有慶賀有辭免有陳謝有進書有貢物所用既殊則其辭亦各異焉西山云表中眼目全在破題要見盡題意又忌太露貼題目處須字字精確若汎濫不切可以移用便不爲工矣大抵表文以簡潔精緻爲先用事忌深僻造語忌纎巧鋪叙忌繁冗是編所録一以時代爲先後讀者詳之則體制亦有以得之矣

復徵曰按表有三體分而别之一曰古體二曰唐體三曰宋體學者宜有以考云

上銅馬式表　漢馬援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事輒有效驗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

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輢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班固

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察有名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狥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棟宜當拔

擢使登鼎司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薦皇甫規表　蔡邕

臣聞唐虞以師師成熙周文以濟濟爲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爲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楨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生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爲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爲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闡著出處抱

義皦然不汙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羣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攖討即起家拜爲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罷弱青兖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勲連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盛行演化凶悍使爲慈愿愛財省穡每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忘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廱之美臣以頑愚忝汙顯列輙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

瞽言罪當殊死唯陛下留神省察臣邕頓首頓首

薦禰衡表 孔融

臣聞洪水横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羣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岳降神異人並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躒初涉藝文升堂覩奥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

誠不足怪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若衡等

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容掌伎者之所貪飛兎騕褭絶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乞令衡以褐衣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受面欺之罪

上漢帝表 劉備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内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爲亂階自是

之後羣凶縱横殘剥海内頼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氷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歴年未效常恐殞没孤負國恩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今臣羣僚以爲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

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實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羣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成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

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獎厲六師率齊羣義應天順時撲討兇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克黄祖表 孫策

臣討黄祖以十二月八日到祖所屯沙羨縣劉表遣將助祖並來趣臣臣以十一日平旦部所領江夏太守行建威中郎將周瑜領桂陽太守行征虜中郎將吕範領

零陵太守行蕩寇中郎將程普行奉業校尉孫權行先
登校尉韓當行武鋒校尉黄蓋等同時俱進身跨馬櫟
陳手擊急鼓以齊戰勢吏士奮激踴躍百倍心精意果
各競用命越渡重塹迅疾若飛火放上風兵激烟下弓
弩並發流矢雨集日加辰時祖乃潰爛鋒刃所截猋火
所焚前無生寇惟祖迸走獲其妻息男女七人斬虎狼
韓晞已下二萬餘級其赴水溺者一萬餘口船六千餘
艘財物山積雖表未禽祖宿狡猾爲表腹心出作爪牙

表之鴟張以祖氣息而祖家屬部曲掃地無餘表孤特之虜成鬼行尸誠皆聖朝神武遠振臣討有罪得效微勤

荀彧功表　魏曹操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畧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彧復備陳得

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
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奮臣衆怯沮以喪氣
有必敗之形無克捷之埶後若南征劉表委棄兖豫饑
軍深入踰越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或建二策以
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
縱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
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諭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
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户邑

褒郭嘉表

曹操

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恩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封厥子岑彭既没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吕布西取眭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衆踰越險阻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梟袁尚雖假天威易為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勲實由嘉方將表顯短命早

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贈嘉
封并前千户褒亡爲存厚往勸來也

文章辨體彚選卷一百二十五